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代詩文集彙編 七五二

天根文鈔四卷天根文鈔續集一卷天根文法一卷天根詩鈔二卷 何家琪撰

一

俞俞齋文稿初集四卷俞俞齋詩稿初集二卷俞俞齋詩餘一卷 史念祖撰

一六三

桐鄉勞先生遺稿八卷首一卷新刑律修正案彙錄一卷拳案三種

五卷（義和拳教門源流考一卷庚子奉禁義和拳彙錄一卷拳

案雜存三卷） 勞乃宣撰

四六九

媿不學齋詩四卷 朱羅撰

七三五

彊自寬齋外集四卷（詩二卷文二卷） 金石撰

七六三

天	正	續
根	集	集
文	叩	一
鈔	齋	齋

卷緒丙申
予于太滌

汝甯府教授何先生傳

萊陽王埏撰

昔余侍先君子讀書濟南卽知有天根何先生先君子數年前授業門人也時余年未及冠未知向學獨嘗聞談者呼先生爲狂士而已其後乃一再見於京師自光緒庚辰以後不相聞問者餘二十年及余視學河南甲辰冬按試汝甯始再相見則先生背僂僂蒼然與之語貌益溫氣益下使人浮囂之氣不戢而自消間與把酒縱談恨相得之晚追敘從先君子受學時輒相對泣下先生長余十五歲以先人故視余異恒人瀕行殷殷訂後會期今年夏余歸自懷慶乃聞先生死矣悲夫先生諱家琪字吟秋天根其別號也河南封邱縣人祖友

天根文鈔

勤積學不仕父傳興道光庚戌進士官山東黃縣知縣有循聲卒祀名宦妣唐氏先生幼負奇氣自爲兒童時已矯然異於衆人好讀書左國史漢下及諸子靡不周覽爲文下筆輒數千言晚乃由博返約學宗程朱爲文直入昌黎之室同治元年中順天副榜光緒元年舉河南鄉試第三再應禮部試不第乃援例得教職選授洛陽教諭河南學者多從之遊所成就者甚衆著有古文方等書俸滿推升汝甯教授汝甯之士敬服先生亦如其在洛陽也中州自前明李何兩先生以詩學倡迨後進國初有雪苑侯子以古文鳴流風旣遠近世學者日汨沒於功利詞章風氣亦少殊矣先生乃獨起而振

之其詩文皆卓然可傳於世近日大江以北能心知古文義法而不拘守桐城宗派者惟先生與吾鄉榮成孫先生然孫先生每自謂不及先生先生亦謂孫先生文吾不及也其虛懷好善如此始先生奉黃縣君諱僑寓濟南家計蕭索則益發憤讀書思有以自見既連不得志於有司則日與齊魯間耆宿名士遊或詩酒流連窮日夜不倦當是時軍事方興吏治踰敗先生居常扼腕太息與當世齷齪者遇輒望望然去之其在洛陽汝甯也諸生有以詩文贊者靡不款接自餘庸俗人即強聒之亦終日不作一語以是人或遠而避之而先生憤時嫉俗之志亦日甚適又喪其長子平居抑鬱無聊其卒天根文鈔

也疽生腦後遂以不起余因追溯平生流涕而爲之傳論曰自古彊學力行之士一入流俗人之目不以爲狂則以爲妄先生殆疇行之士與孫先生尤稱其狷不可及余聞庚子春未亂時先生與孫先生相遇汝甯南門語及時事輒相向痛哭過者相與驚而異之嗟乎如先生者而謂之狂則其所謂不狂者可知矣顧安得世人盡如先生輩之關心時局耶噫

序

封邱何先生刻所著文曰天根文鈔於汝甯府學署凡若干卷天根子者先生自號也葆田得交先生三十餘年矣始予偕兩弟讀書濟南先生一日不介而造予講學論文志相得方是時兩人氣甚盛不知世有憂患事也其後再遇於京師則予以孤露之餘志意少衰而先生學愈進其氣乃益下既而予改官之皖先生亦爲河南教官別去不相見者數年光緒庚寅冬予赴叔弟闔鄉官所道洛陽再與先生聚將歸先生爲文以贈其行今見於集中者是也自是書疏往還光陰忽忽又已十年而先生年近六十葆田且六十有一歲矣庚子之秋

天根文鈔卷一

序

一

先生寄書至濰曰春與執事別汝甯東門外言時事相實涕不圖數月後國家之變至此某弟近殯於官某將力疾往迎其骨與其妻孥前感執事言取生平所爲詩文刻之若執事不忘舊好鑒其業之不復能進指其疵而糾其謬則幸甚葆田明年夏訪先生汝甯學署知又續刻文若干首因戲問云先生集無序得無以待鄙人乎語未畢先生已伏地再拜葆田亦再拜還謝曰毋令旁人見者謂我輩老而猶狂也初先生游濟南所日與接者惟郭蓋卿輩數人其論文尤喜稱憚子居也以是人皆曰爲狂士然葆田久與之游乃獨深知其狷介不苟又嘗見其與人書云吾文取徑於歸方要當韓

歐之堂入大史公之室其自期許如是及晚年學益深
養益純文乃日進於古而又以不得已而有作乃爲不
苟於立言豈非古狂狷之次與顧先生猶欲然不自足
嘗謂葆田吾文有小說氣否子盍爲辨之蓋先生文闢
幽表微之作爲多其敘同時人言行並瑣事必曲爲傳
之至敘述忠孝節烈雖僕隸乞丐苟有善弗沒也故其
自言如此葆田既與先生別會是年冬予弟曾階卒光
州任所先生寄書慰問並追理前言嗟乎予至此尙能
序先生文哉夫人世憂患之端與學術興廢之故見於
先生文內者詳矣今予所遭骨肉之戚與先生同而其
志氣衰退乃益甚又何能執筆屬詞以重爲先生辱獨

天根文鈔卷一

序

二

念三十年來游蹤離合死生盛衰之際其間可感者恒
多而予已無意於人世矣使予姓名得附先生文以傳
百世而下不猶如見我兩人於汝甯東門外痛哭時哉
今年秋適予編刻望溪文集補遺成乃取先生文序之
距別先生汝甯時又兩餘年矣時癸卯秋八月榮成孫
葆田序於大梁寓舍

天根文鈔書後

慶第讀天根集不禁慨息也余吏隱東省五十年初回
官聚譚偶涉文辭輒相顧避去以爲屬不十年風會變
則有開門著書相與爲詩課斷傳久者凡集中酬酢不
下三四十人皆是也其人不盡產東省而天根與之結
交則多在稷下騷客下吏貧病無慘之士紛然無一公
卿列其間其有海陲郡守監司者亦不脫書生晚毫塗
抹結習獨異天根寄迹二十年而所得翕羽之助如此
其去爲校官亦二十年矣不惟此間典型寥落不復如
前而洛汝同志儔侶亦似絕少豈汴省風會盛衰猶齊
魯耶然則天根此編殆兩省數十年文人之總萃也天
根詩鈔卷一

一

根乃不自足欲有刪減余謂君文簡勁冷峭可爲繁富
家藥石且所存既精而諸君性行遺際因之附見是尤
不可漫有棄置者也八卷宜爲定本嗣有遺述日二集
三集可耳光緒二十七年辛丑九月同學弟玉田蔣慶
第時年七十有九

天根文鈔目錄

卷一

論辨類

反學上

反學下

釋憂

權弊

審勢

義利解

立言

敘跋類

天根文鈔

目錄

一

書甯都三魏先生集後

書王覺斯詩殘臺後

書長山李氏七烈婦傳後

書李生傳後

書穆竹村卧雲山房詩四君詠後

送尹先生歸永新敘

書吳先生間邱行詩後

趙月槎詩敘

薛曉湘詩敘

王冊山詩敘

春谷詩鈔敘

贈李會侯敘

送孫佩雨敘

春冶草堂詩詞敘

送許士衡敘

書贗類

與章純甫書

報張伯玉書

上段曉嵐先生書

與管司馬薦士書

與湯蘭士論藝書

與趙菁彩書

天根文鈔

目錄

二

與趙廣文書

卷二

傳志類

書曾文正公逸事

書浙江布政使蔣公逸事

書杭州知府薛君逸事

書金鄉知縣楊君逸事

王青蓮張繼庚傳

書包村

書金寶坪

書壽州二生

書蘇湘

書章邱二知縣事

書陸慶衡

紀黃庄獄

朱澹菴傳

唐棣傳

徐退傳

郭仲彭傳

黃香谷傳

三客傳

楊春園傳

天根詩鈔

李坦劉震傳

李孝子傳

鄭孝子傳

彭烈婦傳

任烈婦傳

宋節婦傳

二孝女傳

李氏二孝女傳

邱節婦傳

馮烈女傳

汪烈女墓志銘

目錄

三

李節婦傳

陳節婦傳

舒母周太夫人墓表

書二婦

乞烈婦墓碣

楚桐隱僧秋航傳

張道士傳

釋月舟傳

琴師少摩傳

賣餅傭傳

書賈

天根詩鈔

冶人傳

書金工石工

書流人

書句

書山東二義

書漢陽二妓

卷三

傳志類

澠池張先生墓碑

保山吳先生墓表

登州府同知紀先生墓表

目錄

四

宜良嚴先生墓志銘

翰林院編修王先生墓志銘

會稽童先生墓志銘

封中憲大夫李先生墓志銘

山東浙閩會館歸安丁君祠堂碑

山東知縣署城武縣李君墓志銘

甯海州知州湯君墓志銘

山東知府全君墓表

郝夢垚墓表

山東知府徐君墓志銘

王子梅墓志銘

天根文鈔

目錄

王

郭靖侯墓志銘

味蓼先生墓志銘

王逸堯墓志銘

夏子九墓志銘

王澤山墓志銘

鄒樂生墓志銘

孫石來墓志銘

郭蓋卿墓志銘

朱越樵墓志銘

童菊生墓志銘

湯蘭士墓志銘

柳子琴墓志銘

翟式文墓志銘

豐潤趙青衫墓表

唐狄文惠公祠堂增祀張先生碑記

張處士墓志銘

樂文學墓志銘

文學楊君墓志銘

劉府君墓志銘

從九品署洛陽典史黃君墓志銘

洛陽營汛把總劉君墓志銘

明七乞兒墳碑

天根文鈔

目錄

六

卷四

雜記類

姜貞毅齒墓記

游蓬萊閣記

怡園記

壯學齋記

龍窪補漏圖記

城南感舊圖記

洛陽熹平殘石記

洛陽縣學西園丈人石記

殘榮記

哀祭類

東阿知縣周君哀辭

李少連哀辭

祭王冊山文

祭紀晦安先生文

祭趙菁衫文

家傳志哀祭類

何氏阡表

先府君行實

先妣事略

亡妻邱孺人墓志銘

天根文鈔

目錄

七

孫氏妹哀詞

弟瞻雲厝志

二僕傳

天根文鈔卷一

封邱何家琪著

論辨類

反學上

學敝於世久矣三代之學視上之德與其所以教不盡恃書也孔子生春秋見世變日甚不得已以六經示學者曰守此庶無大過也戰國諸子各以邪說爲蔽孟子闢之不勝至秦學幾滅漢雖稍修復古書亡失大半存者亦分割增竄政教不甚取法而黃老申韓釋氏禪出以治世蓋數千年惟訓詁義理二家爲千古言學之祖吾人所能外者也明姚江之學興毗陸攻朱標宗旨提人心其敝也遂空談不讀書我朝之初諸老生已

天根文鈔卷一

一

矯之至於中葉聖人在上天下無事小臣末士皆得以入秘閣觀圖籍退亦獲優游著述以卒其業于斯之時號漢學而自命大師者徧海內矣取其書觀之其所解述不爲無得其敝也敢爲異說務勝前人終身經綆於一字一音遽以爲絕學在是而逾不適於時近數十年有志之士慨然念世儒類有體無用知古不知今于是倡爲經世之說以時務導天下會寇亂一二豪傑立功名於其間致使人人瞋目抵掌謂天下事大可爲究之其人皆閭閻鄙賤附顯名趨勢利以自便其私而稍負才者不鑒前法不顧後患但以任事爲能矯飾名譽聚於殺人幸其不大用猶可全其身與名否則橫決

潰裂其禍不止身父之而後已訓詁日與古習庸禪世教講義理者或說襲名義不敢顯奸也師心任事謂爲時勢當然而皆可弗顧學者於此又不得不思有以反之也夫時務不可不知也天下豈有無源之流無本之枝哉或者曰本源固在今之業進士者孰不本五經四子書以爲學然惟業進士而五經四子書之不廢人道賴以不絕也於戲微矣

反學下

欲反之亦反於五經四子書而已矣業進士者固未嘗以五經四子書爲學者也何言之父兄之所教師友之所授不過曰苟讀之則可以得官衣食有所藉身家有

天根文鈔卷一

二

所倚子孫有所託陽竊名而陰劫利古取士謂援十得五今則援十得一並不可必之數也雖然制科之法行之數百年矣名臣大儒未嘗不出其閒國家於以得人才之用然則法不必改亦在業進士者毋徒倖一第自盡於學而已矣執膏夫語繩墨不知語百工知之矣執百工語文字不知語儒士知之矣業進士者固知五經四子書者也天命之精君父之尊當代典制之繁且重實不能不本於古聖人之書知之日言之老死不遑一置思者天下皆是也苟卽其業反求之因竊名而顧義因劫利而慮害節其欲定其性養其氣歛其才父兄以是教師友以是授名臣大儒接踵日出雖學復三代可

也今之小丈夫稍讀書倖制科得自以爲學成遂自外不足學中年而還閒思別託業詞賦以學古倣當世而於世無用等此功名之說所以鼓蕩人心使人人棄業忘分於寇盜旣平之後而無已時與

釋憂

書曰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聖人之治天下豈惟祈天永命子孫萬世而已哉其君臣上下固以危亡爲念不敢一日自逸也都之人有善衛身者知陰陽之爲寇必於強盛之年時飲食節嗜欲而後疾病無所入里之人有善治家者知水旱之爲裁必於豐稔之秋勤本業謹蓋藏而後飢寒無所迫一

天根文鈔卷一

三

身之疾病一家之飢寒雖其已入已迫庸可微免而救於後而彼二人者必先兢兢焉若恐不免無救而豫爲之防况萬萬於身家而不知患哉天下之患始於不知防成於知而不救莫甚於一時倖免恬然以爲太平匹夫倡亂火山川墜城郭踐踐所至徧天下而坐據下邑十數年之久良民之死與受汙脅者殆幾百萬一旦殲之山川出城郭復勇將義士戰殉名不彰者亦不知幾百萬而一二人收其大功邀極賞文武幕府上名於朝納金粟佐軍者皆得拜官於是多立名置公所在在於貧民算百物之稅以濟職與祿之窮破瀝收材至於如此雖牧人之奴賈人之子屠酤傭保技藝雜流皆歎也

業不足恃棄家賣產微富貴而官中子弟與四方游客耕無田居無室役事無力讀書不獲成名而幸天下之平上恩之普乞貸人貲以利一官息什佰復幾百萬此正君臣上下不敢自逸之日也文帝恭儉賈生痛哭太宗仁諄魏徵極諫真宗春秋方盛季沆日陳四方水旱盜賊之事以彼其時論者疑其過計夫治天下寧過計毋爲計不及今之君子或以外爲憂聖人處此不敢知也脩政而已

權弊

古之政無弊後世之政積弊今之號爲賢者爲政則務于盡除其弊其言曰職有俸也彼陋規何爲者也其裁

三根文鈔卷一

四

之用有經也彼浮費何爲者也其節之員之冗汰焉可也民之習俗苟不中于禮革之而已矣一其令嚴其法衆下無敢撓怨讎有不恤焉厚弊其終絕矣乎蓋以謂弊不終絕吾之政自可必之耳今夫弊之所以積者非一日彼但廟于官屬與民之游手不知其凡幾其人大抵無田宅而皆有家與身公私之需方待給天裁人事又從而擾于其間使岌岌乎一飯之無可倖其心之不甘安坐以俟死也決矣而爲政者且曰是將反于古烏虜豈非不思之甚哉吾聞古之政持其大而不察于小戒太甚而不苛于微三代而後弊之不能無勢也權其弊而漸以圖之化于無形而不敢苟焉必旦夕之效其

庶有濟乎

審勢

天下勢而已矣用濫亦然夫濫不可畸輕畸重也國家承平日久濫務寬大寬大而畸輕之勢成焉殺人不抵罪盜賊公行莫誰何濫一輕而良民之致死者以慮千百人矣變亂既興濫務嚴峻嚴峻而畸重之勢成焉讐誣疑似輒枉決賊之脅從者必及濫一重而良民之致死者以慮千百人矣雖然勢有輕重而官吏用濫之際亦有難焉朝廷于治獄有失出入之條而入重于出斷獄之吏亦遂有救生不救死之說行乎其間是故盜諱之殺人之罪減之不刑囚無肯承刑之上官又將以

天根文鈔卷一

五

爲威逼自誣而坐以失入此爲吏用濫之難也若夫良民被禍亦甘諱而減何也蓋一訴官囚或不承縱歸必陰圖復禍加厲無辜姑忍以待其斃從其黨效其所爲不惟脫禍且獲便利而犯濫者亦滋衆矣方其亂也武夫酷吏以功名競及亂已定稍任事者至以罪聞此自古天下之勢所以釁生細故寢至于不可爲也悲夫

義利解

賀人情也外賀內風者有矣其不復顯切幸也弔人情也外弔內喜者有矣其不復陰傷幸也世遂謂天下至險莫甚人情於戲性善情何至是哉毋乃義不明復有物驅之于不獲已與於戲非利也哉夫利在天地祇此

數君民皆不能獨擁者也生雖疾不勝耗之久開逾衆
逾啟爭之者之多方其爭也必先已後人欲利己必欲
不利人豈欲不利人果不利哉不將有如唐時僧咒人
自死乎既不獲已遂計不及而情不禁也或有不然而則
必其骨肉親暱也則必其所嘗受恩私誼圻之不暇者
也既不獲已又安知不于其骨肉親暱與所嘗受恩私
誼圻之不暇者而亦有此情乎又安知不且顯切陰傷
乎夫情一念也苟不顯切而陰傷君子之所恕也既不
獲已又安知情之所出不有甚于顯切陰傷者乎於戲
不忍言矣李林甫欲固其位以番將爲節度使遂致藩
鎮之禍終唐世宏羊鎮琦延齡縛昇惠卿桑哥之徒亦
天根文鈔卷一

六

皆欲見才希寵不憚爲朝廷取怨卒徹天下易曰開國
承家小人勿用孔子曰小人喻于利豈非惟知利之一
念必至爲國家害哉夫一念不如是甚也夫一念至于
其骨肉親暱與所嘗受恩私誼圻之不暇且不免顯切
而陰傷而謂處上而易欺下而易陵之勢必忠之而愛
之無是理也孟子之告君曰不奪不屨其言害已極而
必反覆于仁義惟如是始不遺君親蓋以不明義害有
不足懲矣故大學于平天下必終于以義爲利也

立言

自儒之名立必其人生讀書之家冠儒冠服儒服與師
友日講論五經四子書如是者謂之學道門戶相爭標

榜遂熾不幸微賤雖有言行卓卓耳目足以師表海內
流傳後世輜軒之使不行國史臣乘不能徧載而文人
學士復從而蔑之以彼其徒自顧無修身立名之具悍
然恣肆無所不爲而盜賊起而國家危而天地微非占
聖人志也古聖人與天地配陰陽水火之災旣變理而
挽回之鳳凰麒麟物中之豪傑也必特舉爲萬物勸況
人爲萬物首習之所移而可復其性也身之所汚而可
貞其心也行之所疚而可表其言也曰唯天下至誠爲
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
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於戲立
言者得是說而存之其功遂與聖人等可也

天根文鈔卷一

七

敘跋類

書寧都三魏先生集後

草土之士有生內外交託家國傾覆人物糜爛不可逃
之天地而闕高險之境開井田聚族而居聯父子兄弟
師友爲一體相與講聖賢之學古今治亂之故大抵躬
自反過相責死欲相代痛哭倡義值天下已定而觀中
原出邊關訪同志求人材屠沽賈街中見當事者輒首
告以恤民愛士爲之畫強盜救荒長久利濟之策所至
緩急人老而賢委曲保護尤留意少年才俊進之以大
道以爲吾學薪火之傳恃此不絕其教原本忠孝言必
可行身不獲試莫千百載後讀其書用一二裨於世如

寧都易堂諸子當時人謂之有真氣豈不信哉予早喪父母葬祭無狀弟不能啗交遊不知以學行取資跬步之頃防閑輒潰自視如無心肝人何以讀三魏先生集獨怪叔子論古墓李忠定王文成之才而自命在左傳經世一書今之士君子第稱其文或外之鳴虜勝國上失政革命之際忠義最烈觀所作死事諸傳若於身有遺恨者然其出處皎然明白而自任之重且遠猶如此假使逢有道之世其所設施而造就者不可概見哉

書王覺斯詩殘臺後

苟藝之造乎其至者不必深求其人而概爲世之不可沒也斯禍先王者也泰以後書法祖之柳子厚王半山

天根文鈔卷一

八

于身于天下有議之者也其文列唐宋大家中豈非以其藝之至與獨異夫孟津王覺斯所爲詩世無好之者然牧齋梅村又未嘗無愛而重之者也或傳其擬山園帖習之者卒鮮汝州杜澹園得其自書詩殘稿愛而重之也予觀其稿蓋數易幾難辨識識字句必奇崛乃已詩間有及黃石齋倪鴻寶二公者按其時蓋在勝朝末革命之前也嗟乎當是時覺斯意氣曷嘗不以此決千古而足與二公相頡頏其時之人重其藝者縱不能有加于二公豈遂讓哉

書長山李氏七烈婦傳後

自古之亂必有所由起而先及民其間草莽類藉以樹

功名而死烈惟女婦之衆夫人亦何不幸爲民爲婦女也女婦無天下之責者也惟愛惜其身不必遇強暴之陵白刃之劫而自處有不吝以或苟故平世閭里節烈猶比比焉至於賊兵四起家室倉皇匿之無所脫之無術迫而以池井刀繩割夫婦母子之愛于一息之間稍緩且不及天下之境莫此難天下人之情莫此慘故雖事經千載言有餘痛而況生當其時耳聞目覩持世之君子宜不敢第付天數之無可如何相與表章歌詠以爲庶足慰烈魂而無憾已也粵寇之亂江南久山東屢犯皆立殲而死者已不勝紀有如長山國子監生李宗燕家婦姒姑婦攜孺子相率就縊若朱劉若鮑陳朱郭並其寡姊七烈婦姓氏事蹟歷歷爲獨詳蓋已傳之有據與雖然死烈時耳非婦女常行詩不云乎莫肯念亂然則亂定而重念之者其義又有大焉者矣

天根文鈔卷一

九

書李生傳後

咸豐十一年粵寇至肥城李生履祺與其弟給賊魁殺之閭門殉濟南郭翊爲作傳示其友家琪家琪讀未卒輒誥嗟太息作而言曰烏虜生處里閭閻措一身甚易何死爲迫于義而急難鄉里之賴全活者或不少也兄弟齋粉門無唯類又何恨焉士苟待統三軍樹大纛食萬鍾祿封萬戶侯雖不死可也

書穆竹村臥雲山房詩四君詠後

咸豐十年西人內犯 顯廟北狩京師諸臣或假歸或聞警走且有位列卿貳潛寄帑于畿輔郡邑聞者不謂其時尚有戰守以死如長白穆君卧雲山房詩所詠之四君也之四君者豈受國家恩厚於諸臣抑先時不能遽脫倉卒臨變遂及于難與不然何同是人臣獨奮忠義弗去其職事之不濟必以身殉之也方是時余年未冠明年入都應鄉試聞人道當日事輒相與歔噓光緒二十年東人入寇京師震動適余老爲校官在二千里外踰年會試未計偕而交游弟子公車返類述其時亦有如嚮諸臣者今距 顯廟之世更兩朝三十餘年彼歸且走如某某言者猶呼名指斥而四君死事本末

天根文鈔卷一

十

國史紀載未可知是詩之流傳士君子無不樂誦之至於今也烏庠可以鑒矣四君天津提督樂善副都統札某總管內務府大臣惠豐郎中清泰皆長白人送尹先生歸永新叙

自天下用兵雜途並進得官易而官衆官衆祿不給貪墨弄文公私負責骨委異土子孫不可問一二明哲或見及此不蚤去豈必戀官蓋既棄田宅而官死生以之苟一息不敢自己豈非勢爲之哉永新尹先生以舉人薦辟授山東鉅野知縣量移黃縣一年解組歸道所南過家琪家琪曰先生何去官之易也曰吾不知有官何知去先生故爲是說以自高耶抑自有術以處今之勢

也曰吾何術謹身節用視所入爲出無日不可以去官吾何術夫心無官潛挽其勢至于無日不可公可以去亦可以官彼官而死生以之者微特不能去並不能官故方其盛也侈奢淫靡無所不至及其衰也身家殉之悲夫黃濱海小邑多巨室官中號爲美缺先生自視事迄去未嘗受一錢邑人留脩志書及成餽金僉曰於義當受邵之易以繼又邵之人以爲難予獨怪先生去官之易苟非克己力學數十年其志不定稍一遲回卽重終身之悔雖欲如今出處之綽然有不可得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其先生之謂與

書吳先生問邱行詩後

天根文鈔卷一

十一

孔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程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于愛物于人必有所濟仕途之奉爲官箴久矣自海內不靖盜賊蠭起治縣者類以峻法嚴刑相尙草薶禽獮累及無辜其殺人尤多者監司上其名而遷秩焉彼皆劫財要功之心哉或亦時勢所迫不得不然與然讀吳先生曉亭問邱行有曰我亦此肢體此理最易悟何也趙月槎詩叙

向過書肆見有手其自撰杜詩解者取讀之曰異哉自袁簡齋以來數十年詩人半汨于輕薄游戲之習是書出匪惟揭杜心傳抑亦廣天下詩教也因叩其姓字蓋趙月槎星海爲萊陽諸生云頃自言曰予少壯觀皇

帝都遊秦晉歷蜀川泛洞庭過洛陽走金陵下錢塘寇盜四起開關萬里一身之外惟攜杜詩馬背船臂河風山雪旅夜瓦簾淋漓土墨每索一解心鏤腎鋪一生精力畢于此欲求有力者代刻焉今將老矣歸來至涉南適遇朝邑閭中丞愛士僅刻所解近體數十首以傳言已悄然曰今中丞且去予亦不得久居此也逾二年再遇之青州詢所往以燕趙三晉對蓋前志也其秋余下京兆第歸不得月槎消息比冬其里人謂已卒于利津旅舍矣於戲方月槎之手杜詩解而馳驅天下也舉世咸目爲癡爲怪一二知名不過曰才士才士耳其苦心卒無有識者年不五十鬱鬱以死天邪抑人邪夫士不

天根文鈔卷一

士

遇時當一室餓守有所著聽其存亡司馬遷所謂藏之名山傳之其人蓋不願求當世之知矣昧乎此好使才氣欲以驚世振聵而終死困窮如月槎者何憾哉予嘗鈔同人詩存月槎五律若干首其有杜夫以月槎身杜之境奉杜詩窮且死詩之肖杜固宜特惜其解杜之全稿不傳耳濟南知月槎者朱君澹菴宮君子行而遺詩獨藏于余寥寥數篇魂魄所在予每低徊其生死之故與著述之心不忍使後世無傳遂以其詩付梓焉

薛曉湘詩敘

苟于今之世其行磊磊而落落其言是而非非其任事履萬死而弗顧險其疾惡鑠衆口而弗恤議是必克

已潔身俯仰之間有無愧天地父母朋友妻子者雖使祿萬鍾爵五等豈或有所奪哉吾選曉湘之表其志矣曉湘曰唯唯否否吾役重養老父父死二弟弱日不再食求山東謀生計已耳入中丞府且七年廩食外未嘗有所取然自刻尙得以其餘易數畝田同之二弟此所以歸也噫兵凶器疆場危地也因以富貴者衆矣馬援有言凡人欲貴當使可賤今之富貴者不知皆可復賤賤否而決去者卒豈雖曰勢之積漸使然亦其苟焉自放而貪微之於無已與甚矣出處之視乎其人也吾觀曉湘之持躬獨苦當其探賊窟入深山行歌松桂開虎狼不避白衣步擔廉吏卒嘆無隱怨之不知功之亦不受也歸之日得詩若干首復書此以爲詩叙

天根文鈔卷一

士

王冊山詩敘

於戲自古治亂之閒豈不繫人材哉國家承平二百年所一夫弄兵糜爛徧南北楚中胡公起作天下之氣僧王曾侯因之復爲平世其間附以貴顯者不下萬計當是時天下豈有不遇之士哉王君冊山生于西蜀萬山之中讀書二十年素家穿岷江游天下無所舍以死然嘗曰些些賊不足平也聞者妄之亦無有問其平賊方略者宋琪遇於濟南口與關詩酒徵歌舞靡然樂也酒酣每擲杯起大笑或大罵又復掉頭曰吾去矣與居年餘若無所往者同治十年人都應禮部試於戲死矣方天下之亂抱寸策奔

數千里應求一試不得當亂既已居民市夫坐獲太平飽食壽考而顧死徒以一二大言流播當世爲俗人笑是命也夫命也夫詩多樂府大抵紀時事蘇臺柳四十首尤有隱託氣奇恣而深于情其友曰此可存冊山也噫當世不遇而爲希身後不可必之名知所不屑雖然古來非常之士生平間僅以小技傳者又何可勝道哉

春谷詩鈔叙

古倉稽邵酒高天下李少連生其鄉又好讀太白詩於是以前酒狂名予之旅滯濟南也骨肉死喪漠然無所向訪才士得應城郭蕭卿後復得少連蓋卿負奇稟喜博覽載籍古文詩歌書畫及科舉之學無不工少連雖嘗

天根文鈔卷一

西

短小而氣豪能飲酒酒酣掉頭高誦已所爲詩音琅琅然尤喜慕漢魏樂府追風騷常州高麗中曰郭李二生才非吾及也同治十二年蓋卿領山東解少連與予南北各下第而少連詩遂富今少連寓書自傷年日益長學日益荒境日益困而飲亦日益衰予讀至此不覺欲涕嗚呼天地大矣山高木落獨望江湖退居一室秋風夜起萬籟蕭森老雁孤鳴霜氣四塞於是俯仰無所浩然興歇其精神意氣必有相頤頤於千載上者方今天下人才日盛一二貧賤之士衆目之爲狂生久矣予爲叙其詩願少連當盡飲酒

贈李會侯叙

天根文鈔卷一

五

學術亦歧高明者方宗陸王或且蠹于功利詞章碌碌之輩功令外之書不敢觀即所童習老死不輟者弟奉之爲射甲科鬻爵祿之具而弗暇深求稍自盡于人已內外之間且夫天地之運敝久則必反國初數閣儒篤信程朱立言植行抗之無媿間有遺逸耆舊博聞強識力于著書而考證之學由此始矣乾隆之際運號極盛天子神聖崇學重儒手定諸經講義詔開四庫全書館徵天下遺書其時人士類皆英奇絕特之姿又耄老好學于是厭宋儒之空疏以希漢實事求是凡夫名物制度之因革文字聲音之異同靡不廣搜博辨確當精覈有宋儒所未發者然好勝而驚名指擊前賢不無